

從一字簡稱 認萬里山河

愉
韻
度
曲

梁君度

近日，我正籌備一場在香港中環舉辦的親子文化普及活動，活動核心是帶領香港少年兒童系統認識祖國34個省、直轄市、自治區及特別行政區，學習各地專屬簡稱，從簡稱溯源地理、歷史與人文。正當活動方案逐步完善之時，我接到中國新聞社廣東分社社長囑託，為其重點專欄題寫欄頭「中新觀粵」。一事一題，不謀而合，頗有文脉相契、心意相通之感。

中國34個省級行政區，除內蒙古自治區外，皆擁有專屬單字簡稱。這些簡稱看似短短一字，卻絕非簡單代號，而是千百年歷史積澱、山川沿革、人文風俗凝煉而成的文化符號。廣東簡稱「粵」，承嶺南千年文脈；湖南簡稱「湘」，源於瀟湘碧水；湖北簡稱「鄂」，傳上古地域沿革；山東簡稱「魯」，源自孔孟禮義之邦。其餘各省簡稱，皆各有出處、各有源流，字字藏山河，筆筆載歷史。

在與幾位任職中小學教師的學生交流時，我頗有感觸。她們坦言，如今不少學生，甚至部分成人，對祖國各省簡稱知之甚少，更不了解簡稱背後的歷史由來與文化內涵。山河咫尺，文脉漸疏，這讓我更加堅定舉辦本次親子活動的初心。基礎的國土

人文認知，是少年一代最珍貴的文化底色，亟需潛心傳授、代代相承。

基於此，我特意將本次中環親子活動設計為地理、歷史、文化、書法四位一體的綜合體驗課程。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背誦，而是以書法為載體，以山河為內核，讓孩子們先懂地域沿革，再知簡稱由來，繼而執筆揮毫，手寫各省經典簡稱。以筆入心、以字識疆，在一橫一豎之間，認識祖國遼闊疆域，感受中華文化的厚重與溫度。

一紙「中新觀粵」，是媒體記錄時代、講述地方故事的窗口；一眾山河簡稱，是少年認識家國、傳承文脉的根基。文以載道，字以傳情。願少年兒童以一字知一地，以一筆悟一情，胸懷萬里山河，厚植家國情懷，讓源遠流長的中華地域文化，在香港之畔生生不息、代代傳揚。

後續我將持續推出系列親子國學地理活動，讓香港青少年認識祖國名山大川、江河湖海。由「識地名、知簡稱」，升維為「觀山河、懂天地、愛家國」，以書法潤心、以山河鑄情，讓中華大地的山水文脉，深深扎根於香港少年心中。

●為中國新聞社題「中新觀粵」。作者供圖

守正是創新之基

挑
弦
雅
音

姚珏

前兩天，香港文化藝術界舉行慶祝國慶77周年酒會。特首李家超出席並致辭，他說，特區政府上月已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，並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，預期至2030年，本港文化藝術及創意產業的增加價值將增至1,700億元，就業人數達228,000人。他說，國家持續推進文化強國建設，在正本清源、守正創新中取得歷史性成就，文化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。他強調，「文化世代相承，藝術凝聚人心」，他勉勵業界繼續以文化傳承華夏精神、以藝術連結世界文明。

特首的講話讓大家看到香港文化藝術界未來發展的廣闊天地，振奮人心。我覺得當下就是守正創新的好時代，而守正恰恰是創新的根基。我們中華文化根脈是創作之本，唯有守正固本，方能開拓創新，在「一國兩制」沃土上，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。這份感悟，也恰好與我近期對於取捨、專注與守住核心的思考相互印證。

這周的時光，我大多安放在校園教學與日常練琴之中。人與人的差距，很多時候不在於付出的多少，而在於能不能分清：什麼是人生的核心根本，什麼是周遭的紛亂雜音。很多人終日忙碌，卻容易陷於內耗循環，難有真正的成長突破。

像蘋果創始人喬布斯這樣的時代頂尖人物，始終奉行極致的自律：他將百分之八十的心力與專注，牢牢鑄定在當下最關鍵、最核心的要事上，僅留百分之二十的精力容納生活

瑣碎與外界干擾。極致聚焦本源、不被雜念裹挾，正是持續突破、成就非凡的關鍵。

細細思索，我由此悟出屬於文藝工作者珍貴的成長標準：倘若能做到六成精力堅守核心、四成精力應對日常瑣碎，已是非常難得、非常優秀的狀態。何為文藝的「守正」？於我而言，現階段最核心的兩件事，純粹而篤定：一是傳道授業，傳承音樂文脈；二是潛心練琴，創新中國弦樂作品。守住這兩件根本事，便是守住藝術初心。守正，守住的正是民族文化根脈與家國情懷；創新，則是在守正的基礎上，立足香港中西薈萃的特質，以多元藝術形式講好中國故事、香港故事。守正為創新築牢根基，創新讓傳統文化煥發時代活力。

守正之後，方有從容創新。香港得天獨厚之處，在於兼容並蓄。我們可以吸收多元的世界文化，但更要堅守香港的特色，扎根中華文化土壤，吸收國際藝術語言，用當代人聽得懂、看得懂的方式，傳承民族精神。機遇在前，我們更要穩住本心，不被外界雜音干擾，扎根藝術，潛心打磨作品。

從日常生活的修行、取捨與調心，在教學與練琴的平衡日常裏，我們學會以更加平和積極的狀態，迎接日常的變化和挑戰。從小家看大家，未來香港文化藝術的發展相信也需要這樣的平和心態。

文化與則國運興，香港文藝界肩負獨特使命：做中華文脈的守護者，做文明互鑒的搭橋人。相信只要在守正中求索，在創新中前行，就能為祖國文化繁榮貢獻香江文藝力量。

「西環碼頭」那「橋底下的水」

想
入
飛
飛

鄧飛

近日，約朋友在西環爹核士街的美食餐敘。我早到了，並沒有急著進餐廳，而是站在街角的臨海處等待，順便欣賞一下晚間西環海面的風景。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景色，那裏無論是我站著的港島西環，還是對岸九龍，都是遠離中區和油尖旺那燈火通明的CBD。維港兩岸的樓宇發出的都是昏暗的燈光，海水也是黑沉沉的，也不知道是本來就黑，還是映射出兩岸的昏暗。

有多久沒有來過「西環碼頭」了，我說的「西環碼頭」，不是指在西環的碼頭，而是指一間曾經存在過的粵菜小館子，那曾是頗有名氣的小菜飯館。舖子位處兩條街的拐角處，正對着西環海面，聽朋友們說，首任行政长官董先生夫婦也常來光顧，特別鍾情店裏名菜「芝麻雞」。很多年以前，我也很喜歡跑到這裏來，與知己小敘，吃着精緻小菜，吹着迎面海風，這種小店情懷，令人難忘。

但實際上，我對這個小店的記憶是錯亂的，甚至有點兒「曼德拉效應」了——一直有個錯覺，以為「西環碼頭」是因為熬不過疫情而倒閉。但實際上早在疫情前，甚至早在驚濤駭浪的2019年之前，小店已經閉了，而且倒閉得非常突然，那時候也不流行在結業前先放上網預告，然後招來一撥懷舊客人，照相打卡的打卡，品嘗「最後的晚餐」的品嘗，當時還沒有這種風氣。我與朋友習慣臨時起意Walk-in去光顧，少作預訂。結果有天照例前往，才猛然發現，小店已經結業，兩人登時目瞪口呆。

當年仗着自己年輕，老在這裏胡吃海塞。今天環顧四周，「西環碼頭」的舖位早就改為讓遊人打卡的外賣咖啡館，甚至所有當年熟悉的清吧Pub和各色餐館，盡數換了人間。朋友來了，我們並不敢像當年的「西環碼頭」那樣，即興前往光顧，所以一早預訂了一間我沒去過的日式餐廳，倒不是我特別喜歡吃日本菜，純粹是因為附近已經幾乎沒有其他選擇了，徒剩一兩間外國人開的清吧，除了佐酒小食，也沒什麼正經菜式。加上約的時間比較晚，也不想吃太油太重口味的，所以才挑選這間餐廳。不過，我似乎沒有什麼胃口，連非常簡單的日料輕食，下箸不過兩三已經倍飽餓膩，未及老矣，何言飯否！

「西環碼頭」還是那個「西環碼頭」，卻有一股輕微的陌生感，隨風潛入已逐漸逝去的陳年記憶。唯有那一直存在的的士站，仍舊靜靜地停泊着的士，隨時接載遊人迎來送往，默默地見證「那橋底下的水Water under the bridge」，川流不息，逝者如斯！

天上見

爽
姐
私
語

林爽兒

這一年看着一個又一個我認識的人離開，快得令我有點麻木、有點不真實。

打從親自送走Ming Sir（劉兆銘），回想起一個又一個生命從眼前消逝，卻不知道如何告訴自己那都是真實的。他們真的沒有辦法繼續留在塵世，縱然我拉着他的手，卻望着病床邊的儀器，呼吸慢慢地、慢慢地停止了，脈搏跳動慢慢地沒有了，人漸漸地離開了，不放手也不成，或者我還可以握着牠10分鐘甚至20分鐘，但牠的體溫也沒有了。我還在想牠的魂魄還在嗎？是否也像電影那樣，魂魄離開了牠的身體，飄浮在半空中看着悲傷的親人，又不能安慰牠們。

早前告別了謝賢、黎彼得之後，又有我們資深傳媒人萬民光叔叔，前兩天才在教會中舉辦告別儀式，他的離世很突然，儘管有長期病患，但九十幾歲還頗精神，常常出席資深傳媒的活動，月前卻因為腳痛入院檢查，查出心瓣有問題，引發感染器官衰竭而離世。這樣的消息令我等十分難過，特別他是我父親在世非常尊重、非常讚賞的朋友萬叔叔。你去到那邊記得找我的父親，那邊有很多朋友，願你一路走好。

送完一位又一位都在這段時間，才幾天又收到一位前輩離世的消息，他是「麗的三雄」裏最為內斂、最少說話的李兆熊（兆熊哥）。兆熊哥和我家也是兩代相交，他父親李晨風

是名導演，母親李月清是名演員，兆熊哥跟父親在片場學習成長，成了影視圈的監製、導演，他先跟父親李晨風拍電影、寫劇本，拍了《金粉世家》《蘇小小》《李後主》等，1973年加入麗的電視拍了很多出色的劇集，如《電視人》《變色龍》《浮生六劫》等，收視率甚高，到了《大地恩情》還把無綫的《輪流轉》打低，搞到無綫首次把《輪流轉》腰斬，李兆熊監製為麗的締造了神話。

他一直很低調，不過其除了是家父的老友，還是我的兄弟，他跟電視台幾個老友麥當雄、劉松仁、李影、黃莎莉、張淑儀、徐小明常來我家聚會，把酒言歡，十分難得的圈中情誼，這些情景歷歷在目。

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，兆熊哥退休甚少公開露面，試過多年前我約他和太太王心慰、劉緯民見過一次，飲了一次茶，大家開心談了半天，本來近年也曾與王心慰聯絡，希望相約見，只是因為兆熊哥身體健康一般，王心慰說等他好些再安排，可惜就在中秋節他已離我們遠去，相信他一定也會去跟我父親相見。



●李兆熊（後排左二）和一班麗的好友來我家聚會，後排左一是我家作者供圖。

路人甲崔代勳的光環

路
地
觀
察

湯禎兆

一部劇集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有時候不是編劇團隊處心積慮想讓你感動的主線愛情，也不是精心設計的懸念反轉，而是那些在主線以外意外迸發的綠葉光彩。在《超能路人甲》裏面，最令我驚艷的不是朴恩斌的瞬移、車銀優的念力，而是崔代勳飾演的那個嘮嘮叨叨、囉嗦又麻煩的大叔——孫京勳。一個許多觀眾可能會忽略、看輕的角色，卻讓我看到了配角可以到達的高度。

崔代勳這個名字，對韓劇迷來說絕不陌生。他早就是韓劇界的「最佳綠葉」，作品豐富得令人咋舌。從《愛的迫降》到《來自地獄的法官》，近期幾部大受歡迎的韓劇中，幾乎都有崔代勳的身影。2025年更以《苦盡柑來遇見你》的「夫商吉」一角奪下百想最佳男配角，口頭禪「哈西」（該死）甚至被編成歌曲紅遍全網。從這些履歷就能看出：這位大叔從來不是突然冒出來的，而是一步一腳印，在無數作品中默默累積實力的「神級綠葉」。

回到《超能路人甲》，孫京勳獲得的超能力看似最不起眼——他只要說謊，

手上就會產生黏力，能把任何物件牢牢黏住。表面上看起來是開玩笑的「蜘蛛俠低配版」，甚至有點雞肋，但到最後拯救小鎮時，恰恰是這個不起眼的黏力發揮了最大作用。然而，真正令我拍案叫絕的，不是這個能力的戲劇功能，而是它背後的表演轉化機制——要運用這種超能力，孫京勳必須不停地說謊（啟用黏力）、說真話（解放黏力），反覆切換。這等於是把演員的表演技巧，直接升級為超能力的發動方式。崔代勳需要同時駕馭台詞節奏的快速變換、面部表情的瞬間切換，以及操控「黏與不黏」之間的物理節奏感。他不只是演一個有超能力的人，他是用最樸素、最傳統的表演技術，把超能力本身「演」了出來，沒有特效輔助，全靠一張嘴和一雙手，低科技，高難度。這背後是數十年劇場訓練打磨出來的應變力與節奏感，讓我由衷敬佩。

這一刻我突然明白：有時候一套劇最迷人的光，不是編劇想讓你聚焦的中央舞台，而是那些綠葉不經意間折射出來的光芒。崔代勳用最「Low Tech」的方法證明了，所謂超能力，也可以是演技的延伸。而這，才是《超能路人甲》給我的最大驚喜。

百
家
廊

卜慶萍

重陽一到，秋就深了。天高氣清，雲淡風輕，風裏帶着涼，卻不刺骨，吹在臉上，軟乎乎的，像老人的手輕輕拂過。

家鄉的重陽，不講究排場，就是過日子。一早起來，母親便去院裏摘菊花。院角的幾盆菊開得正好，黃的、白的、紫的瓣兒舒展，不艷不烈，安安靜靜立在秋風裏。母親掐幾朵開得最盛的，泡在瓷壺裏，沸水一沖，菊香慢慢散出來，清清淡淡，滿屋子都是秋的味道。父親則去巷口買糕，重陽吃糕，是老規矩。糕是本地小舖蒸的，糯米粉揉得軟糯，夾着紅棗、核桃仁，不甜不膩，咬一口綿密香甜。父親總買兩塊，一塊給母親，一塊給我，說重陽吃糕，步步登高，圖個吉利。

早飯簡單，粥、鹹菜、蒸糕，再配一碟新醃的蘿蔔乾。蘿蔔乾是母親秋前曬的，切得細，拌了香油，脆生生的。粥是小米粥，熬得稠稠的，暖到胃裏，渾身都舒坦。一家人圍在小桌旁，不說話，慢慢吃，聽窗外風吹樹葉沙沙響，日子就這麼安穩。

院角還種着幾株茱萸，枝上結着紅實，小巧飽滿。母親折幾枝插在青瓷

瓶裏，擺在堂桌正中，紅果配着黃菊，素淨裏添了幾分喜氣。老輩人說，重陽插茱萸，祛災祈福，一年都安穩。花瓶不講究，隨手一插，便有了秋意，看着心裏敞亮。吃過早飯，便去登高。家鄉無高山，只有城外一處土坡，坡上栽着楊樹、槐樹，秋來葉子半黃，落了一地，踩上去軟軟的。坡不陡，慢慢走，不費力。路上遇見鄰里都笑着招呼，手裏提着布袋，說是採茱萸。茱萸插在簪角，能避邪，也是老風俗。

坡頂有片平地，坐下來歇腳。風從遠處來，帶着野菊和枯草的香。放眼望去，田地裏稻子收了，留着短短的稻茬，一片金黃。遠處村莊炊煙裊裊，雞犬之聲隱約可聞。秋陽不烈，照在身上，暖融融的，讓人想閉眼打個盹。

父親掏出隨身帶的酒，一小瓶，淺嘗兩口，臉上微微泛紅。母親摘了幾朵野菊，別在衣襟上。我撿幾片好看的落葉，夾在書裏，留作秋的紀念。不說大道理，不嘆流年，只靜靜坐着，看雲飄，聽風鳴，心裏踏實。

坡下有片小菜園，秋菜長得正好，青蒜、菠菜、小白菜，一畦一畦整齊齊。園主是位老人，見我們歇腳，遞來

幾顆剛摘的小棗，脆甜生津。他守着菜園，種瓜種菜，不慌不忙，重陽也不過是摘菜、曬糧、看秋陽，日子過得平實有味。午後回家，母親用菊花煮水，洗了手臉，說能明目清神。又蒸了南瓜，南瓜是自家種的，粉糯香甜，蘸點白糖，便是最好的點心。父親坐在藤椅上，喝着菊花茶，翻着舊報紙，偶爾念幾句報上的新聞，聲音慢悠悠的。

傍晚，天微涼，添一件薄衫。晚飯是麵條，青菜菜、雞蛋花，清清爽爽。母親說，重陽吃麵，福壽綿長。簡簡單單一碗麵，吃得心裏暖和。夜裏，月色清淺，菊香依舊。院裏靜悄悄的，只有蟲鳴幾聲，疏疏落落。泡一杯菊花茶，坐在燈下，翻幾頁閒書。不求熱鬧，不慕繁華，只守着這一方小院，一餐一飯，一朝一夕。

重陽不在登高望遠，不在飲酒賦詩，而在這尋常煙火裏。秋深了，人靜了，心也穩了。菊花淡淡，糕香甜甜，風輕雲淡，家人相伴，便是最好的重陽。

人間萬事，不必強求。秋來賞菊，重陽登高，吃一塊糕，喝一杯茶，守着身邊人，過好平常日。歲月緩緩，煙火淡淡，如此，便好。

諾貝爾文學獎應該頒給誰

鵬
情
萬
里

趙鵬飛

儘管每年十月，斯德哥爾摩的電話鈴聲響起前，全世界愛好文學的人，都還會下意识猜一遍：今年會是誰？村上春樹還要陪跑嗎？中國作家有機會嗎？會是殘雪嗎？賈平凹有沒有可能？（沒有賈平凹，是我夾帶的私貨。）這個話題會一如既往衝上社交媒體熱搜榜，但必須要承認，大眾對文學關注的退卻，猶如冰山融化的速度，遠超預期。

諾貝爾文學獎應該頒給誰？迄今為止，全世界範圍內有123位作家摘得過此項殊榮。其中117次由一人獲得，4次由二人分享。此外，用英語、法語、德語、西班牙語寫作的獲獎者有70位。

作為獎項的設立者和出資人，關於評獎標準，阿爾弗雷德·諾貝爾在遺囑裏寫得很短：文學獎應授予「在文學領域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傑出作品的人」。這裏的關鍵詞顯然是「理想傾向」。可是要怎麼才能理解這四個字所包含的意思？是道德高尚、立場正確、精神崇高？或者是激進的、先鋒的、不拘一格？翻看不同時代獲獎者的名字和作品，對理想傾向的理解似乎並不是一成不變的。

1901年，首屆諾獎頒給法國詩人蘇利·普呂多姆。那時候的歐洲，古典主義的餘

暉依然燦爛，評獎偏重典雅、和諧、崇高。托爾斯泰沒有獲獎、卡夫卡沒有獲獎、易卜生也沒有獲獎。在同時代的大眾眼裏，他們都非常傑出，但在瑞典文學院的評委眼裏，他們還不夠理想。

1920年代和1930年代，「理想傾向」開始被解釋為「寬厚的人道主義」。法朗士、蕭伯納、托馬斯·曼相繼獲獎。評委們意識到，文學的理想性不只存在於優雅的詩句裏，也存在於對人類苦難的同情中。二戰之後，標準發生更深刻的轉向。

1948年，T.S.艾略特獲獎，授獎詞裏出現「先驅者」。此後，海明威、福克納、加繆、貝克特陸續登上領獎台。評委會開始承認：真實描繪人類的生存困境，本身就是一種理想主義。這是一個重要轉折。作家不必替世界粉飾太平，只要足夠誠實、足夠勇敢、足夠有能力把人的處境寫出來，就有資格被看見。再往後，諾獎竭力擴大地理覆蓋面。1978年，生於波蘭用意第緒語寫作的美國作家辛格獲獎。尼日利亞作家索因卡、埃及作家馬哈福茲、墨西哥詩人帕斯、南非作家艾迪默、聖盧西亞詩人沃爾科特、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等相繼獲獎。諾獎開始從歐洲中心向外擴張，開始承認世界文學並不只有一種語言、一種傳統、一種敘事方式。

最近十年，諾獎授獎詞呈現一個明顯變

化：讓某種人類處境被看見。挪威作家福瑟獲獎，是因為他「為無法言喻之事發聲」；法國作家埃爾諾獲獎，是因為她用冷靜鋒利的筆觸書寫個人記憶與社會階層；韓國女作家韓江獲獎，是因為她「直面歷史創傷，揭示生命的脆弱」。出生於坦桑尼亞的英國作家古爾納獲獎，是因為他書寫殖民歷史中的流散與沉默。本月剛剛獲獎的安妮·卡森，授獎詞強調她以大膽而富有發明性的創作，與古典傳統展開充滿機智的對話。

一百年過去了，評委們對阿爾弗雷德·諾貝爾「理想傾向」的理解，似乎正從神壇跌落凡間，目光從崇高聚焦到了誠實、勇氣和弱勢者。它錯過的人太多，誤判的時刻也不少。一個作家是否偉大，最終不取決於是否獲獎，而取決於他的作品能否穿越時間，繼續與後來的讀者產生共情。

说到底，文學的價值，不在於被誰加冕，而在於能否讓人更深刻地理解人。在這一點上，讀者遠比評委更早洞悉。

●大館的書店 作者供圖

